

老物件

旧州铁钱

■王立成

旧州,今日沧州的前世旧地,位于市区东南四十里外,是一座废弃已久的古城池。

古城历史悠久,古迹众多。在旧州,地下埋藏虽从没有正式开展过大规模一次性的整体考古发掘,但几次小的零星发掘以及百姓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无意发现,所出土的文物已经大为可观。怀着对古物的钟情,跨进铁钱库展览馆的大门,目之所及,铁钱成堆,状似小山,堪称巨物,触之震撼。

铁钱,俗称大铁钱,比一般的铜钱大。铁钱开始于西汉初期的铁“半两”,是一种随着恶钱发展起来的货币形态,可以分为官方发行的作为通货的铁钱和民间私铸的铁钱,历朝历代都曾或多或少地发行过,大致到了北宋时期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达到铁钱使用的一个高峰期。

旧州铁钱通常指的是1997年出土的北钱库钱(现主要在旧州铁钱库展览馆内)和南钱库钱(尚埋地下,地面只露有一角)。据长期关注旧州铁钱的本地学者介绍,旧州铁钱的集中分布区除南北钱库这两个铁钱粘结铁堆外,还有三个铁钱散落集中区。这三个地方铁钱的分布虽不是成堆地组成一个大铁疙瘩,而是三三两两散布于各自的一片区域,但贵在数量

多且集中。

此言不虚,经过我们实地田野考察发现,旧州城内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或多或少有着锈蚀后的铁钱块,铁钱散布之广,数量之多让人惊讶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旧州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“铁钱城”。当然无论是集中区还是零散区的铁钱都是宋徽宗时铸造,间有夹锡钱。目前,钱文清晰可辨者有“崇宁”“大观”“政和”“宣和”等年号。清代光绪《重修天津府志》在卷三八《金石》中就有记载:“在旧州开元寺北,地名铁钱库,多宋崇宁、大观、政和、宣和年号,唯日久凝结一处,不可复分。”

铁钱库尚未出土时,当地百姓俗称“铁驴”,大概源自露出地面部分板结成体形似驴背而得名。至今在民间依然有关于“哥儿八个抬铁驴”的传说:旧州城内有头大铁驴,深埋在地下,要想挖出来非得亲哥儿八个才行。有一家兄弟七人想试一试,便叫上姐夫凑成哥儿八个。当挖出驴腿往上抬时,有姐夫的一端略加倾斜,和姐夫搭伙的老三一不小心叫了声“姐夫使劲”,谁知已经抬出大半个身子的铁驴立即陷入了地里,以后无论怎么弄也弄不出来了。

传说虽是茶余饭后的无稽之谈,

但听来十分有趣,也可看作当地土著居民对古城遗物的另类陈述,让失落的文明有了浪漫的演绎。那么现实中这些铁钱大规模集中在沧州旧城又是何为?

争论随之而来,远没有传说来得如此深入人心,目前主要有如下说法:其一,赎辽费用说;其二,铸钱说;其三,销毁说。令人遗憾的是,目前无论何种论断都不能抓住历史的脉搏,还原真实的过往。

真正的密码可能原本就在铁钱本身。古代发行货币,金、银为贵,铜为大众,铁则属贱金;当铜钱紧缺,货币加紧之时,统治者就会铸造一些铁钱;因是“劣币驱逐良币”,以次充好,所以发行的铁钱向来不受民众待见,称之为“恶钱”。《宋史》卷一八〇《食货志·钱币》记载:“徽宗嗣位,凤州通判马景夷言:‘……诸州钱监鼓铸不已,岁月增多,以鼓铸无穷之钱,而供流转有限之用,更数十年,积滞一隅,暴如丘山,公私为害……铁钱重滞,难以賁远,民间皆愿复用铜钱。’”换言之,铁钱发行之时就被大量闲置,“锡钱积之官,粪土耳”,但坏事也能变好事,正因是如“粪土”的无用之物千百年来方无人问津,才能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幻中残存至今。

老行当

打铁匠

■王贵新



每年夏、秋大忙到来之前,村里总会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。支援春种秋收的打铁匠,像候鸟一样如期而至。

铁匠炉设在生产队敲钟上工的大槐树底下,或选在街头、路口人员聚集处。先搭一个简易帐篷,支起烘炉、砧子、风箱,摆放好大小锤子、长柄钳子等必备工具,地上再放一个用来淬火的水桶。铁锤一响,附近村民陆续拎着农具、刀具围拢上来。

打铁可不是单独作战,需要两名到三四名铁匠师傅。一名掌钳指挥,其他人抡大锤、拉风箱。每人腰系围裙,头戴草帽。为防止火星灼伤面部,鞋子上还蒙了一块皮子。

生火、加温、放料、开打。当炉火烧至1000℃左右,只见拉风箱的伙计猛拉几下,伴随着“呼呼”蹿起的火苗,与伙伴们立即抄锤弯腰,拉起架势;掌钳的师傅左手抽出锻件,右手小锤在砧子上轻轻一点,“铛铛”,几柄十几斤重的大锤便有节奏地响起来。师傅的小锤或猛打锻件,或轻敲砧边;伙计们的大锤时由慢而快,由重而轻,错落有致。大家目光专注,心无旁骛,“叮当……叮当……叮叮当”,一时火花四溅,钟声悠长,恰似“金属”版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如同上演一部美妙的乐章。

打铁是门技术活儿,既要看眼力,更得用气力。

锻件有长的、短的、方的、圆的、尖的、扁的,浸透了师傅们的智慧和汗水。夏秋时节,烈日当头,炉火炙烤。一番铁锤飞舞,一串叮当作响,一阵汗雨挥洒……产品接近成型时,掌钳人熟练地将敲打好的铁器丢入水中,只听“嗤”的一声,倏然冒出一阵青烟,淬火告竣。

古人云,人生有三苦: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,一语道出打铁人的艰辛。行走于老庆云一带的铁匠师傅,山东章丘人居多,这些人常年在外奔波,风餐露宿,实属不易。他们的伙食以玉米面杂糅为主,既方便,又抗饿。由于天天干力气活,饭量都很大。一次,一名十五六岁拉风箱的小伙计连盛三大碗,师傅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调侃道:你打铁没劲,吃杂糅来劲了,日叨日叨一碗,日叨日叨一碗……说得小家伙很不好意思,连我们这些看客都乐了。

村民们加工最多的是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,主要有犁、耢(脚)、耢子、耙、镐头、锄头、镰及菜刀、锅铲、门环、门闩等。在那个农业相对落后、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艰难岁月,铁匠炉如雪中送炭,应运而生,帮村人耕耘农桑,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,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“叮当……叮当……”清脆的打铁声从远古时空悠然飘来,如今又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脚步悄然离去。怅然若失中想起了那句经典歌词,“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,趁热打铁才能成功”。匠心独具的“铁师傅”给我们以深刻启迪:“打铁先得自身硬”。正是——趁热打铁干事业,炉火纯青做强人。



旧州出土的铁钱块



旧州单个铁钱块



满地的零散铁钱

度帆楼下晚风徐

田恩中

人们都知道一代文宗纪晓岚生在沧县崔尔庄,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沧州大运河边度过了欢乐的童年。

大运河沧州段在宋元时期称御河,明代叫卫河,清朝以后称南运河,纪晓岚的笔下仍把运河称卫河,清朝诗人李葆恂《沧州》诗中“度帆楼下晚风徐,倦客重来系缆初”,这里的度帆楼便是纪晓岚姥姥家的楼阁。

运河沿上,纪晓岚小的时候,在运河的桨声中,听外公外婆讲故事,临河赏鱼、赏花,他把这些故事都写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,“我家在沧州上河涯村有处庄园,后来转手卖了,叫水名楼。庄园在运河涯

上,风光涟漪,帆船点点,千帆竞发,气象万千。庄园有五间水明楼,可以俯瞰运河的舟帆集散,十分壮观,沿岸柳绿花红,鸟语花香”。水明楼和纪晓岚外祖父张雪峰家的度帆楼都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。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:有一天,几十个男女上了一条渡船,缆绳已经解开,突然一个人奋力一拳把一位老人击落在岸边的浅水中。老人的衣服鞋子全湿了,他站起来正要骂,船已扬帆而去。当时卫河河水突然暴涨,汹涌澎湃。此刻,一艘运粮船像一支离弦的箭顺流直下,向渡船径直撞去。渡船被撞得粉碎,船上几十个人全部被卷入波涛中。老人得以

幸存,合掌诵佛号。有人问老人到哪儿去,老人说:“昨天听说我的一位堂弟得了人家二十两银子,把童养媳卖出去做妾。因为今天立字据,我急忙把自家的地押给别人,换了二十两银子,要去赎人回来。”众人说,“这一拳怕是神仙指使打的”。众人急忙招呼渡船把老人送过河。

纪晓岚听姥姥说,沧州有个人逼迫寡居的弟媳妇改嫁,并把俩侄女卖给妓院,乡里人都激愤难平。有一天,这个人带着钱贩卖绿豆,乘着大船去天津。傍晚船停泊在岸边,他坐在船舷上洗脚。忽然河西岸有一艘运盐船的缆绳断了,盐船突然横扫过来,两舷相切,那人膝盖以下的骨肉被压得粉碎,

像被刀割断了一样。他惨叫了几天才死,疼得鬼哭狼嚎。有人将此事报告张府,说:“这人遭此大惨祸,真是件大怪事!”纪晓岚外祖父慢慢地说:“这事不怪,我看他不落得这个下场那倒是怪事呢。”

运河边这些教人行善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,古运河承载了千年历史,孕育了无数的人间悲欢离合故事,也为纪晓岚提供了鲜活素材。